

故 园 风 景 从 书



风景

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

陈光中/著·摄影·插图

1

故 园 风 景 从 书

风景

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

陈光中/著·摄影·插图



1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 / 陈光中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1
(故园风景丛书)
ISBN 7-80005-6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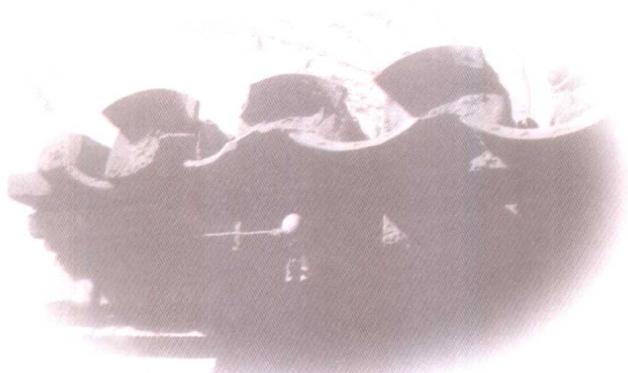
I. 风... II. 陈...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567 号

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

作 者 / 陈光中
总体策划 / 杨 彬
责任编辑 / 梁 隽
版式设计 / 韩风泽
封面设计 / 蒋宏工作室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86-10-68995424 (总编室)
86-10-68994118 (发行部)
传 真 / 86-10-68995974
网 址 /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箱 / public@nwp.com.cn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字 数 / 110 千字
印 张 / 10.5
印 数 / 1-6000 册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005-665-1/I · 081
定 价 / 34.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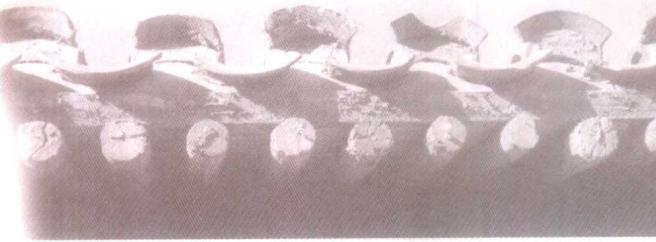
序

听

听说好友陈光中要写“京城名人故居”，我特感兴趣，因为除了本专业的研究之外，我还另有一个兴奋点——研究北京的名胜与传统文化。我一直认为，古都北京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内涵深邃，举世无双，是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立体博物馆”。

记得30年前我初进北大，印象最深的一门入学教育课就是侯仁之先生讲北京，这门课令许多北大人终生难忘，受益无穷。对于这一宝贵传统和优秀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我有一个想法，打算开一门全校性选修课，课名就叫《北京名胜与传统文化》。从爱家乡、爱首都到爱祖国，具体落到实处，就是要爱养育我们的这方水土。了解文化内涵极为深厚的北京，学习和研究北京的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世纪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必要内容。

近十年来，我做过一些准备。除多次给燕园学子开《古都北京》的专题讲座外，1992年我与陈文良、李云等主编了140万字的《北京传统文化便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其类目从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文物考古、城池宫阙直到市井习俗、风味饮食、园林景观、府邸宅第、坊巷胡同、旧京书业、学堂书院等等，可谓包罗万象；1996年，我还主编了《北京之最》一书，由台湾册府出版有限公司在台北、纽约、洛杉矶同时发行，力图深层次地发掘北京的历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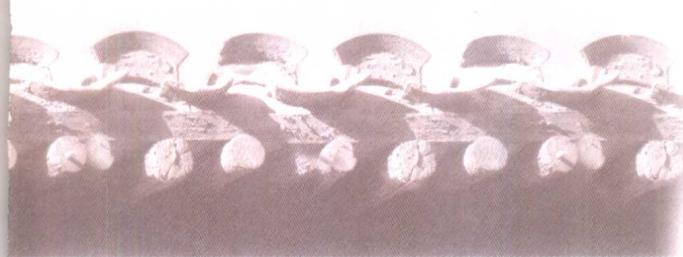
化积淀。然而，北京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

书中选择了“京城名人故居”作为切入点。这里面，既涉及到京华人物、府邸宅第、坊巷胡同、又事关地方文献、掌故传说，所以我始终怀着浓重的兴趣关注此书的撰写与出版。

然而，看到书稿之后，我着实吃了一惊，坦白地说，书稿的分量和内涵远远超过我原先的估计和想象。这些文稿，不是为旅游参观者撰写的向导式介绍，也不是单纯的名人生平传记，而是把两者有机结合后写就的一篇篇情真意切、情景交融的美文，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气息。我们不难从中读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其一，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深厚功力，这功力不仅表现在对每一处故居的亲自寻访查考和详细记述上，还表现在对有关资料的广泛占有、精心筛选、具体引证上。作者要翻阅卷帙浩繁的文集、日记、评传，才能从中撷取最感人、最具有代表性的精彩片段。像梁实秋的《握手》，只采其短短一段，便把《雅舍小品》幽默诙谐的特点揭示无遗。但要在浩瀚的文字中发现、选中这一段，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探访林白水故居的过程中，作者费尽心力，居然寻访到了当年林白水被捕场面的目击者。没有付出相应的辛劳，如何能获得如此意外的收获！

其二，每篇文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夹叙夹议，不拘一格。作者不囿于前人的定论和成说，敢于发表前人未发之议论，提出不少颇具新意的独到见解。例如，对于曾长时期遭到贬斥、几为近人所遗忘的张恨水，作者在列举了足够充分的论据之后，大胆为其“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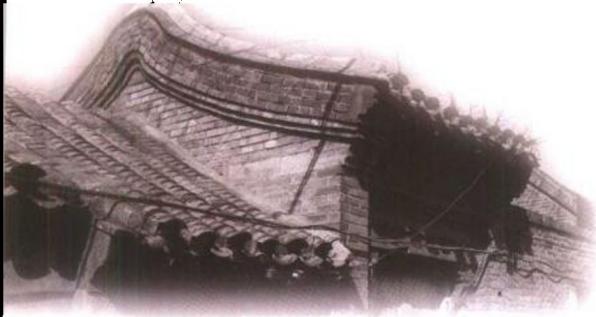


案”，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应有地位；而对于近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纪晓岚，作者则冷静地还原其本来面目，并深入揭示和客观评价了他的真正业绩。这种“大胆”和冷静，确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在作者的议论中多有“神来之笔”。比如作者大胆猜想《祝福》就是一首“晦涩的诗”，祥林嫂是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影子”……，初看似乎稍感牵强，细品方觉很有道理。还有一些记述和议论甚至与作者的感情和经历融为一体，读进去也会在读者心中产生激荡和共鸣，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作者、与作者笔下的人物相通的。比如关于老舍最后的人生之旅、关于郭沫若在“文革”中含泪抄写儿子日记的情节……在勾勒这些细节的时候，作者内心的情感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笔端，流入读者心田……

其三，作者笔下的名人，都不是神，而是一个个普通的人。尽管他们中间不乏立下彪炳史册丰功伟业的伟人，也多有写出鸿篇巨制激扬文字的大师，但作者的着眼点主要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下笔更多的是他们经受挫折、磨难、论争、彷徨、以至成长、转变、最后走向成熟的过程。像蔡元培作为“迎袁特使”，难以适应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居然中了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的奸计；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艰苦的环境中仍保持着激昂的革命热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到中南海的那段路程；鲁迅几度犹疑、几度退缩，最终还是大胆地选择了爱情……把这些历史镜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以及他们个人的人生旅程结合在一起品读，会给读者以更深的启迪。

其四，该书图文并茂，给人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感。而最



难得的是，书中所有的照片都是作者实地拍摄；每一幅头像素描、故居速写，都是作者亲手所绘。同时，他还把现代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图片的绘制与加工，充分显示出多方面的才华。这也是这部书有别于其他著作的鲜明特点。

最后我要说的是，光中的“名人故居”系列还应该继续写下去（当然包括跑路、寻找、拍摄、绘画），如今这三册只是个开头。在交谈中，我曾经讲过：仅北大燕南园就有冯友兰、翦伯赞、陈岱孙、周培源、王力、冯定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故居，清华园也有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朱自清、梁思成等名人的居所。对此，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字。名人与名人故居是一个挖掘不尽的题材，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因此，当我们看到在许多胡同和四合院墙上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大大的“拆”字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现代化的建设与古都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来不应当是矛盾的，因为任何财富都不是多余的，我们有责任继承和保护这些财富，以传后人。所以，我更感到光中所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会产生很深的感受和亲自探访那些名人故居的愿望。

肖东发

辛巳孟冬于燕北园



是谁，行走在历史的风景里？

是

谁缓步行走在这道独特的风景里？

是谁耐心探求着历久弥新的岁月真相？

又是谁，谨慎地记录着一个个即将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细节和片断？

一位学者，一位骑着自行车背着照相机的学者，在繁密的人文丛林里独行。无论是在秋雨如丝的胡同深处，还是在积雪初融的四合院中，他在执着地寻找。透过那一扇扇油漆斑驳的门扉，他似乎还能品味到无数巨子留下的容颜，气息，话音，笑声，抑或若有若无的烟草香味……他留下了一个古典而精致的背影！

——或许，他在寻找一个解释，一个关于历史命题的解释，历史的本然究竟是不是无数文化生命的乘积，而文化生命的乘积是否可以在这个伟大的本然中再现？

——或许他在放牧一种心境，一种关于文化旅游的心境，文化的提问是否需要可圈可点的证物，在仰视这些证物时，能不能让无所依托的心灵觉得栖居处所？

——或许他在剪裁一缕景致，一缕汲取自岁月长河中的景致，在陈旧泛黄却充满生机的风景里驻足，有无必要留下些许底片，为后来人提供一个线索？

不，都不是。

在陈光中先生的目光里，那种陶醉，那种天真，那种宁静，那种雅致，才是他真正的追求。而所谓的“使命”，对他来说，仅仅



是某种意外，就像一位职业的旅行者，本无意于直接的收获，只是在行走途中，偶尔拾起了一簇凋零的红叶、几枚晶莹的碎石……

历史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而思想也同样在不经意间形成。

黑格尔说过，历史的发现就是思想的形成过程，而历史思想的形成则在于对证物与旨趣的考察以及在证物的字里行间寻出记载里没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往往是在不经意中才能发现的。

你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话题，还是一个文化的话题，或者是一个思想的话题？

我无法给它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正是因为这些话题，构成了我与陈光中先生的邂逅，并进而成为忘年之交。我们谈历史，谈文化，谈旅游，谈写作，谈那些许多人可能不屑的感动。

最值得珍惜的是，陈先生的引领，使我也走进了京城的名人故园，让我读到了平时无暇念及的绚丽“文章”，使我感受到另外一个生活的空间。

后来，就有了这个“风景文本”的建议。未料，陈先生欣然接受，集扎实的文字功底及精湛的美术、摄影才华于一炉，烹沏调制，一气呵成，便是眼下文化旅途中的这份下午茶了。点燃一束书香共品，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我深信，陈先生这份由于真诚而产生的精神与情绪，一定会传递给更多的人，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沉着，更显从容，更富风采。

是为序。



林格

目 录



绍兴会馆——“鲁迅”诞生的地方

一场争论，使周树人变成了“鲁迅”。

1



八道湾——鲁迅与周作人

相濡以沫的手足兄弟，却突然反目。

19



砖塔胡同的鲁迅故居

在那个不眠的除夕夜，鲁迅为谁写下了《祝福》？

29



鲁迅故居的“老虎尾巴”

在这里，鲁迅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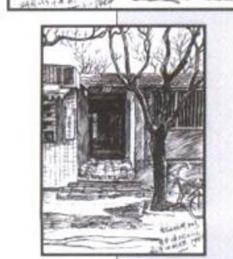
39



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7



袁崇焕与余家人

历经 370 年，余家人仍守护着袁大将军的英灵。

63

目 录



康有为与梁启超

师徒反目，并不为个人恩怨。

77



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7



棉花胡同的蔡锷故居

逃出北京——一段扑朔迷离的传奇经历。

109



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

兼容并蓄，开创北大风气。

119



赵堂子胡同的朱启钤故居

在20世纪初期改造了北京城的人。

131



史家胡同的章士钊与乔冠华故居

一所宅院，曾经住过两代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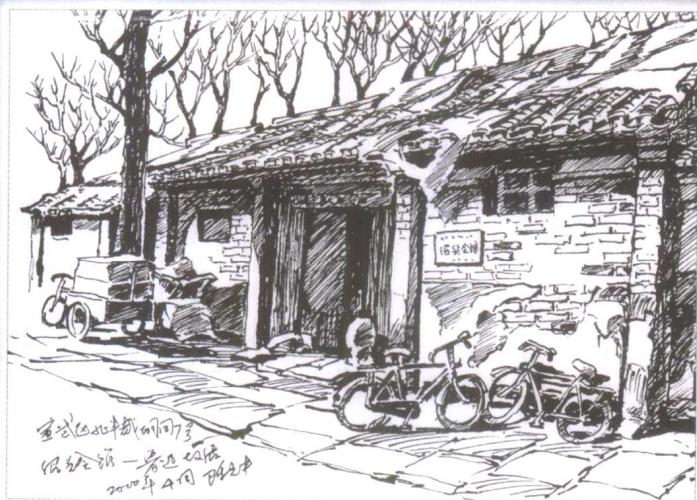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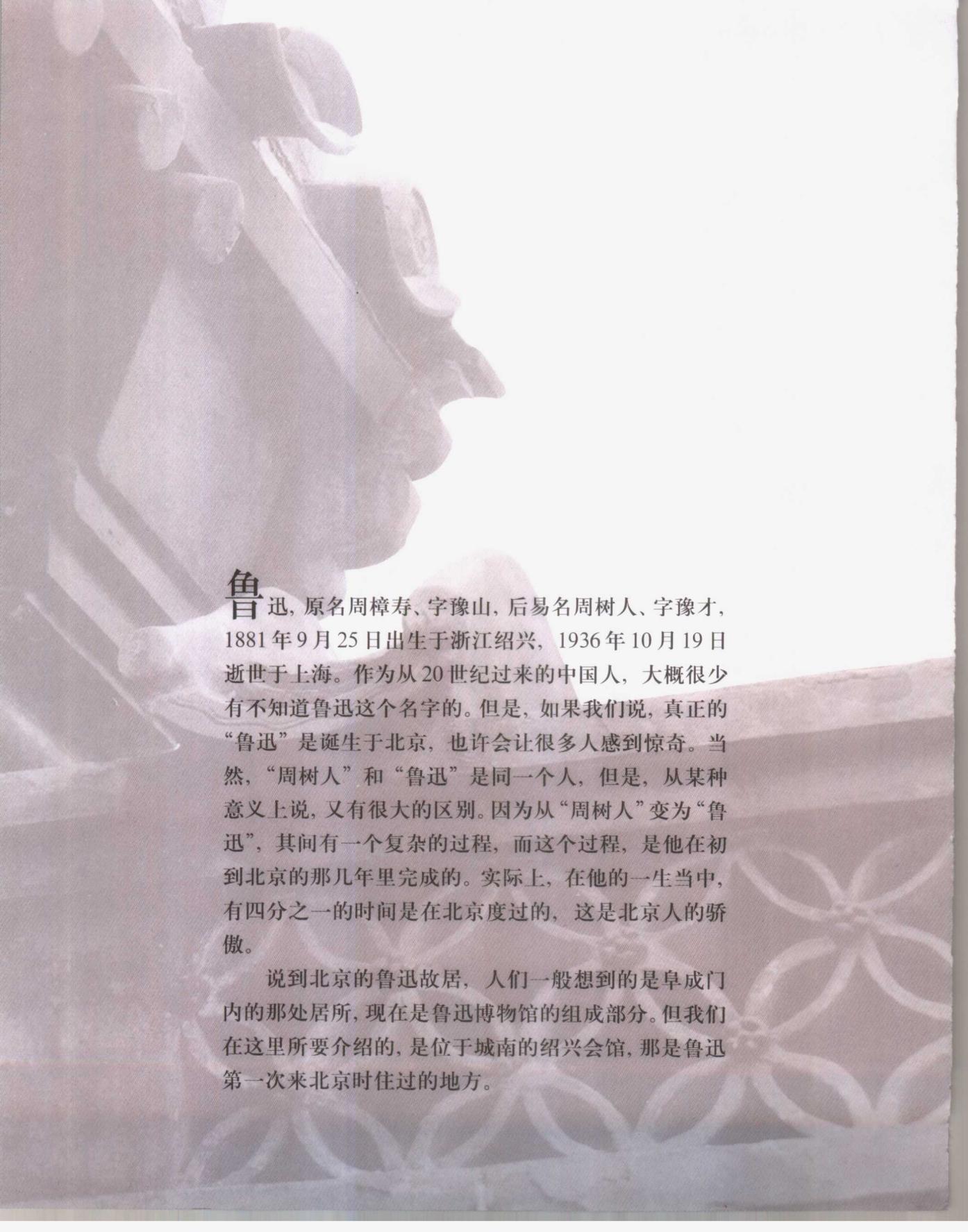
绍兴会馆

——“鲁迅”诞生的地方

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

1





鲁迅

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易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于上海。作为从20世纪过来的中国人，大概很少有不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真正的“鲁迅”是诞生于北京，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奇。当然，“周树人”和“鲁迅”是同一个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从“周树人”变为“鲁迅”，其间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他在初到北京的那几年里完成的。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这是北京人的骄傲。

说到北京的鲁迅故居，人们一般想到的是阜成门内的那处居所，现在是鲁迅博物馆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在里所要介绍的，是位于城南的绍兴会馆，那是鲁迅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地方。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1912年2月，应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所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后因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政府地点定为北京，周树人也随教育部于同年5月北上。

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6年前遵照母亲的意愿与朱安成婚，他实属无奈，惟一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他从1912年5月5日——即到达北京的当天——又开始写他中断许久的日记，这说明远离家庭的束缚，使他精神上的压力有所减轻。然而，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却让他更加感到窒息。他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十分矛盾的苦闷与痛苦之中。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有十分含蓄的反映。

当时从南京至北京的旅程远不像现在这样便捷。他是乘船于5月5日上午11时到达天津的。然后换乘火车，下午3时半开车，晚上7时左右才到达北京，130来公里的路程，居然走了差不多4个小时。初春时节的北方平原，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令人愉悦的印象：一片死气沉沉的黄土，间杂着稀疏的几棵树木，“无可观览”。

由于时间已晚，他只能暂时在骡马市一个小店住下，但还是抓紧时间去了一趟山会邑馆——也就是后来的绍兴会馆。一方面拜访问同乡故旧，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联系落实一个长久的住处。明清时期，各地在北京设有许多会馆，以便为同籍乡人在京谋事提供一个居住及聚会的场所。城南宣武门外一带是会馆较为集中的地方，绍兴会馆便是其中之一。这里原来是山阴、会稽两县共有的会馆，于清朝道光年间由这两个县在京城供职的官员出资修建，称为“山会邑馆”，在周树人来北京的那一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因此改称“绍兴会馆”。光绪年间，他的祖父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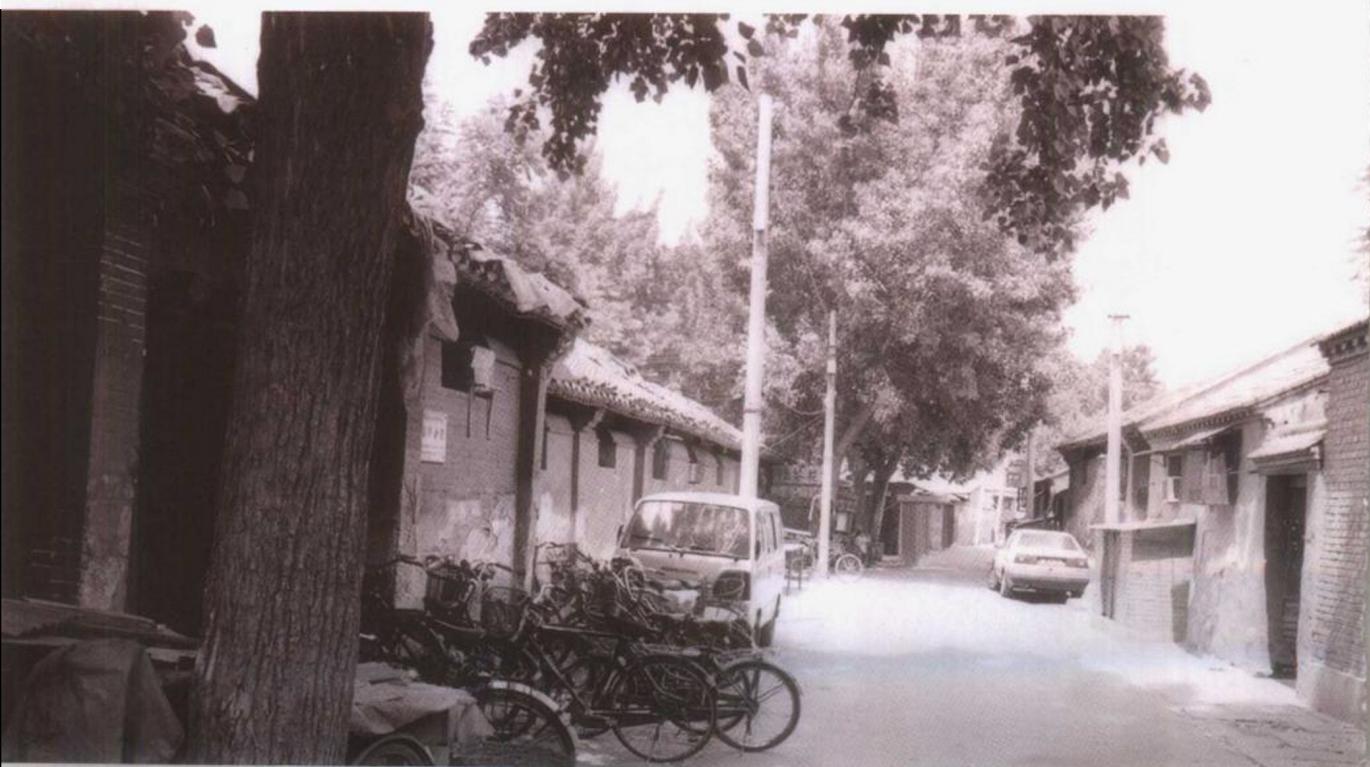
介孚在京任内阁中书，也曾在这里住过。游子在外，常恋乡情，会馆里住的毕竟都是同乡，总是要方便得多。因此，第二天周树人就迁到了会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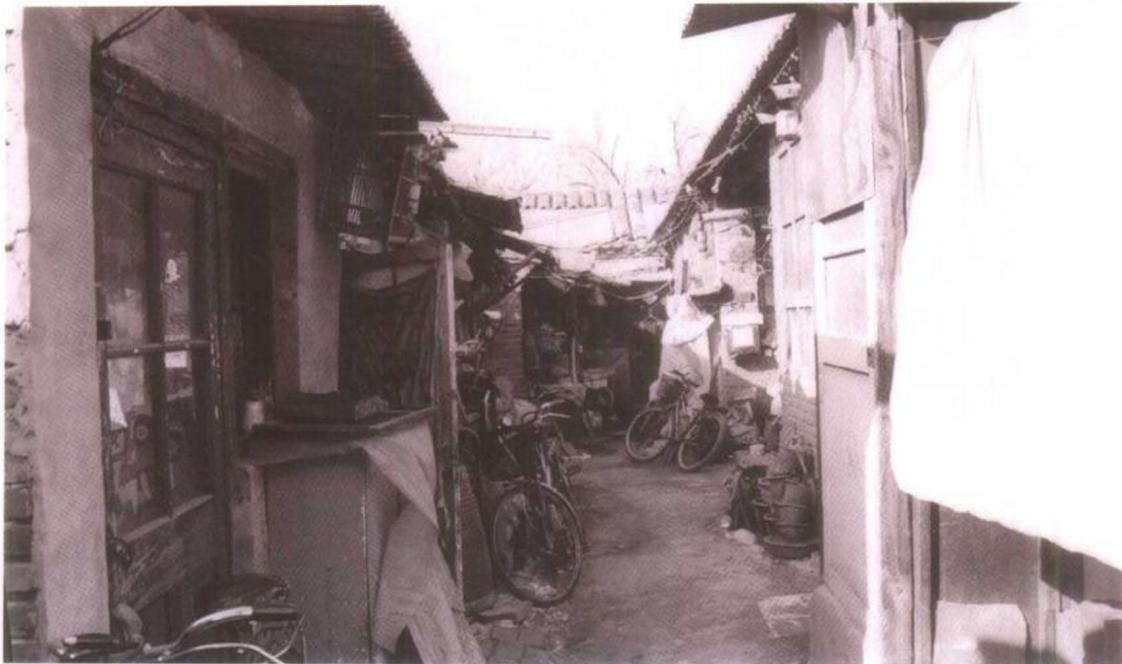
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路西，和北京胡同里其他院落的大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门朝东，门两旁卧着一对石鼓状的门墩，门额上悬着写有“绍兴会馆”4个大字的木匾。会馆门面虽不算大，但进去后便可发现规模不小，

大大小小的房间有80多间，纵横数进院落。进大门绕过影壁后，正对着的前厅是供奉先贤牌位的仰蕺堂，后厅是供奉文昌魁星的晞贤阁，其他的大部分房间则是供乡人居住的。周树人被安排住在会馆西北侧名为“藤花馆”的第二进院子，坐西朝东的一排屋子里。安排好住处以后，他才搭骡车前往位于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去报到——那时骡车似乎是北京城里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

他搬进绍兴会馆的那天是1912年5月6日，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他对这一天最深的记忆是彻夜不得安眠，因为床上饥渴多日的臭虫终于有了饮食来源，难免蜂拥而至，以致他不得不赶紧逃到桌子上“以避之”。第二天让杂工换了床板，才得安睡。

绍兴会馆所在的南半截胡同





鲁迅刚到北京时住过的“藤花馆”

初到北京时，有许多事情要做。蔡元培是一位颇有抱负的教育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学术研究，都与周树人极为相投，周树人视其为知己，在工作上予以极大的支持。他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的筹建，美术、文艺、音乐、戏剧方面的指导，古物的调查与搜集，动、植物园的管理指导等等。白天或到部里上班，或在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的“暑期讲演会”上讲授《美术略论》，或为筹办博物馆、图书馆而视察馆址，或参加一些会议等等。除去这些，业余时间还算是比较空闲的。晚上会会朋友，到距会馆不远的饭馆“广和居”聚餐。“广和居”是北京城里有名的百年老店，就在南半截胡同北端，是一座以南方风味为主的饭馆，虽蜗居陋巷，却盛名远扬。由于四周会馆林立，文

人学士云集，因而成为他们会友宴客的理想地点，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就曾在这里设宴待客。若逢周日，周树人则走得远一些，或去西郊的万牲园，或游南城的陶然亭。最常去的还是琉璃厂的书店，他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在那里盘桓半日，有时下班早一些也去逛逛，在那里，经常可以购到几本喜欢的书。还有的时候到前门外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去理发，或到在同一条街上的升平园浴池洗澡。

但从日记上看，他大概2个多月才理一次发，而洗澡则更是敷衍，有时3个多月才洗一次澡。如此疏于洗理，在外表上一定会给人以不修边幅的印象，他那短发如戟的“刺猬式”发型，想必就是为了免去需要经常理发的麻烦。

然而，在刚到北京就职的头几个月，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仅以教育部而言，总长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于6月断然辞职。周树人深为惋惜，数次前往蔡元培家中探访，挽留无效，只能含痛作别。当时正值挚友范爱农不幸溺水身亡，又逢知己蔡元培即将离京远行，周树人百感交集，在为蔡元培饯行的酒席上，他借酒消愁。夜归会馆后，迟迟难以入睡，徘徊于斗室之中，缓缓吟就数行诗句，既为悼念亡友、惜别挚交，更是为宣泄郁闷的心情：

故里寒云恶，
炎天凜夜长。
独沉清冷水，
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此经诸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时值炎夏，他却心寒如冰。尽管世事浊恶，他却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因为他还负有资助兄弟、赡养老母的重任。他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忍受！

蔡元培廉洁俭朴，在他担任总长的时候，教育部全体人员，不分等级，每月一律只给几十元的津贴。到北京后，周树人每月的津贴仅为60元。8月21日，他被“临时大总统”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接着又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当了“部老爷”的周树人对“做官”谈不上毫无兴趣，也谈不上很有兴趣，只是认真地做那些似乎应当做的事情。正式“做官”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几位同事一起设计“国徽”，他负责撰写文字说明，也做得很认真，那“说明”的内容有12章之多。

在部里“做官”，每月的“俸银”并不算少，有200多元，但难得获取全额，时常仅获半俸。每次一拿到俸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邮局：要给二弟在日本的岳父家寄钱，要给老家寄钱——两个弟弟收入都不多，他是老大，奉养老母及“家眷”的开销自然要由他承担很大的一部分。此外，还不忘给弟弟们寄去他们需要的书籍、资料等物品，还要给家里买些蘑菇、果脯之类的北方特产。——母亲毕竟是母亲，家毕竟是家，游子在外，那